

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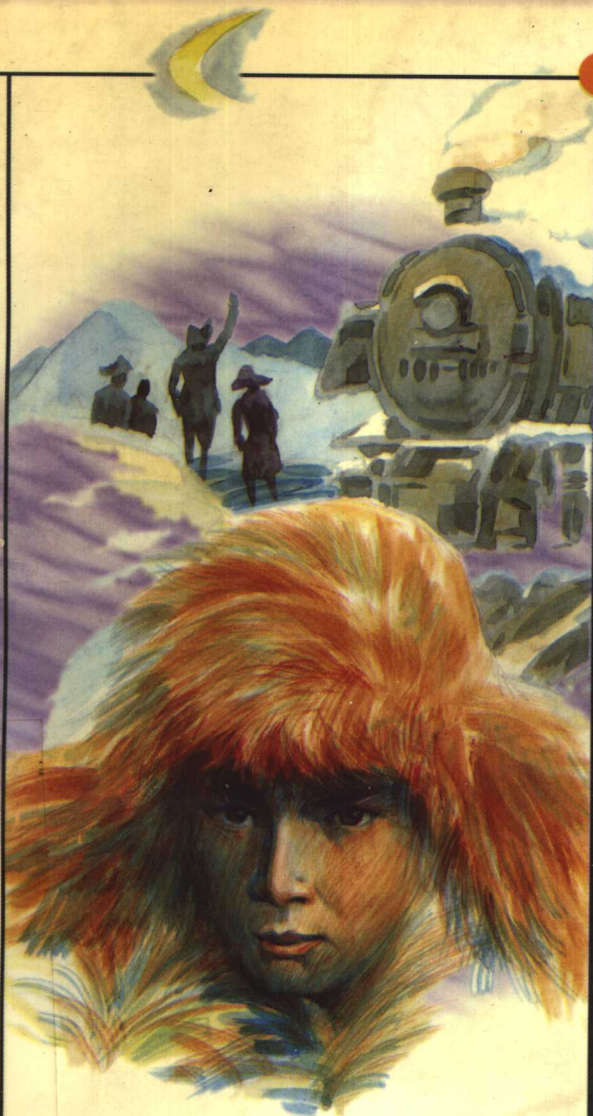
人

丛

书

左
弘
著

猫王



儿童出版社



巨

人

丛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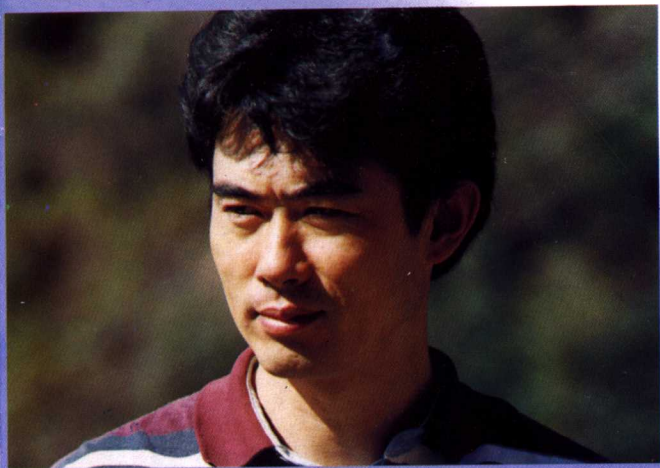
左
泓
著

猫王



少年儿童出版社

左 泓



左泓原名王左泓，男，生于1955年11月27日，初中毕业后曾做过搬运工、水兵、运动员、编辑等工作，1987年起从事专业创作，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曾发表长、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获各项文学奖十余次，现在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R3085/1800

目录

一、地洞里的秘密	1
二、抓坏蛋挺惊险	12
三、冤家路窄	19
四、落入魔爪	26
五、把邹大脚家变成一把火	31
六、报废的火车头当新家	42
七、柳萌萌送来一支歌	49
八、江上遇绑匪	60
九、他们上了头版头条	65
十、当大款	74
十一、送子弹住院	88
十二、告别友情	93
十三、除夕	101
十四、子弹失踪	112
十五、他们要去做童工	116
十六、市郊火车去哪里	124
十七、李德金为他们找到了家	133
十八、跟猫王较劲都得服输	141
十九、复仇的故事开始了	149



一 地洞里的秘密

寒风夹着列车裹带来的雪粉，刀子般刺人。

437次徐徐滑进站台，车门刚打开，猫王就和伙伴们拎着尼龙袋子挤进了车厢。这趟车已经被他们垄断了，每人两节。猫王在下车的旅客留下的烟雾中像老鼠那么敏捷，蹿上跳下地收集着废瓶子和易拉罐，他手里的尼龙丝袋子越来越重。这趟慢车是侵华日军的遗产，柞木座椅和地板上留下了岁月的肮脏印记，车厢里的灯差不多都被偷光了，桌子上都刻满了旅客的名字和脏话，厕所里几乎都画了淫秽画，车上坐的都是小商贩，抽蛤蟆烟的农民，缩着双肩通勤的工人。它是短途车，却像是从遥远的什么地方开来的，带着厚厚的风尘，趴在车站里喘得很可怜。

猫王拖着口袋很快搜完第二节车厢，口袋已经装了半下。他热了，汗从他的头发里渗出来，滴滴答答地摔碎在地板上。猫王从一张座椅下钻出来时，前面站了一双

脚，他抬头向上望去，是一位塌鼻子乘务员。小伙子拿着帽子在手上拍打着，一脸的嘲弄神情。

“大哥……”猫王忙站起来，他咧开大嘴傻笑。

“收获不小呀，这么多回都让你满载而归，也不给我弄盒塔山烟？”小伙子说。

“卖东西的钱还不够吃饭呐。”猫王马上把愁容都堆在脸上。

“不行，要不把这口袋留下，你下车。”小伙子说。

“我妈有病在家，全靠我捡这点破烂了，大哥，你高抬贵手……”猫王差点哭出来。

“你爸呢？”小伙子问。

“我爸早死啦。”猫王抹了抹眼睛，鼻梁上的刀疤跳了一下。

“得啦，得啦，别难过了，往后，只要我当班，车上有什么你拿什么，帮你妈看好病再说。”小伙子歉疚地拍拍猫王的肩。

“谢谢大哥啦。”猫王笑了。他知道他已经顺利过关。

“我不逗你，你来吧。这个破火车也没什么可拆的，你喜欢什么？我给你拆一个。”小伙子说。

“就是捡破烂。”猫王说。

猫王和伙伴们在月台上集合的时候，每人的尼龙口袋里都沉甸甸地塞了不少东西。

“妈的，今天我最少，只捡了一节车厢，就被赶下来了。”年龄最小的狗子说。

“行啦，行啦，知足者长乐。”味美思伸手拍了拍狗子的大脑袋安慰他。

“嘴，有自尊心啦。”细高的信号灯叫起来，伸手闪电般地揪住了狗子的鼻子。

狗子被揪得大叫。道钉扔下手里的口袋，拽开信号灯：“别软的欺负硬的怕。”

猫王带着伙伴们嘻嘻哈哈地跨过几条泛着冷光的钢轨，上了另一个月台，月台上盖了一层厚厚的冰雪，稍不小心就会摔个灵魂出窍。他们小心翼翼地朝通勤口走去。忽然，猫王停住脚步，把伙伴们拉到天桥下边的暗影里。

“妈的，邹大脚他们准没好事儿。”猫王指着从通勤口匆匆进来的一行人说。

那个走在前边人高马大的家伙就是邹大脚，他是车站这一带的地痞头子，他手下有几个亡命徒，常干打家劫舍的坏事儿。前一段时间，邹大脚想把猫王他们收归自己手下，可猫王不干，现在除了捡破烂儿，猫王他们不干任何昧良心的事儿。邹大脚火了，想方设法要把猫王他们挤出车站这个地盘儿。有一次，邹大脚找人把猫王打了个半死，猫王也没服他，现在猫王跟这帮家伙正较劲儿呢。

“走，去看看。”道钉怂恿猫王。

“对，说不定能捎回点好东西。”味美思说。

“你们这不是找死吗？”信号灯的眼睛里闪着远处的

灯光。

“还是快回家吧，我都困了。”狗子催促他们。

“想回家的就回家，想看热闹的跟我走。”猫王终于说。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把装废品的口袋藏在天桥下边，系紧鞋带，把衣服扣子扣好，像嗅到香味儿的野猫，盯着邹大脚他们飘忽不定的影子，悄悄跟了上去。车站西边是邹大脚的地盘，猫王很少来，他的伙伴也很少来，猫王跟邹大脚结仇的这些年，活动都在车站东边。当然，邹大脚说整个车站都是他的地盘，同时他也默认了猫王在车站东边的活动，但车站的西侧，邹大脚是绝不让他们涉足的。这里有一个报废的停车场，锈迹斑驳的钢轨上趴着几辆已经长满野草的蒸汽机车头，它们的外壳已经被风雨剥蚀得没了颜色。邹大脚他们就在那些废车头破旧的影子里突然消失了。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辨别景物只能靠远处泛过来的微弱灯光。猫王摆了摆手，把伙伴召集到一只水塔的暗影里。水塔下边放了一堆像石头一样硬的水泥，正好可以作为遮挡物。

“他们准钻进哪辆车头里了！”猫王说。

“这可没准儿。”信号灯摇头。

“他们从前，常在这些车头里干坏事儿。”猫王说。

“我看，他们不能总在这折腾。”道钉显得很沉稳。

“再等等看，他们又没长翅膀，跑不了。”猫王用力把眼睛睁大，生怕放过什么。



“你们看，他们在那边呐！”咪美思轻声叫起来。

穿过报废的停车场，是一个夏天很热闹的沙场，从松花江里挖出来的沙子堆积如山，人们把它装上火车，运到别的城市去。现在却被白雪覆盖着，空寂得只能听见野狗咬架的声音。几个匆匆的影子在雪白的沙丘间跳跃了几下，倏地不见了。猫王和伙伴们飞快地溜进停车场，他们选了一辆最靠近沙场的火车头，一个推着一个，爬了上去。从高处看沙场，一切尽收眼底，覆盖着白雪的沙丘，在微弱的灯光下，黑黑白白地亮着。邹大脚他们的影子又没了。

“怪了，他们有隐身衣？”咪美思咕哝。

“他们肯定在这里，怕是进地道了吧？”猫王说。

“真他妈的冷啊，这铁家伙太冰人。”信号灯说。

道钉却一声不吭，死盯着沙丘。

沙丘那边有一盏灯移过来，没多久，就冻灭了。夜色幻化出一个人影，幽灵般飘过来，在一个沙丘后边一闪就消失了。沙丘添了一层鬼气，像严寒一样浸透了蹲在火车上的这几个孩子。过了好一会儿，从一个大沙丘后边，走出一行人，边走边低声地咕哝着什么，显然他们都很兴奋。他们从火车头下经过时，猫王忽然踩脱了一个什么东西。

“妈的，好像有人。”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我看见你了，别躲在车头那了，出来，出来呀。”邹大脚的声音响了。

“喵——”味美思温柔地叫了一声。

“妈的，吓我一跳，天亮前就得把这些货都运出去。”沙哑的声音说。

“放心吧，我干活儿最有把握。”邹大脚说。

猫王他们一直看那一行人在夜色中消失，才悄悄溜下火车头，蹑手蹑脚地朝沙丘奔去。走到沙场，他们愣住了，除了沙丘和雪，没别的可藏人的地方，大家趴在地上辨别了半天脚印儿，也没弄出名堂。天太黑，根本看不清，这时他们都恨自己没生出一副狗鼻子。沙场很大，大家只好分头搜索，夏天这些柔软的沙山，现在都变成了比石头还硬的怪物，披着白斗篷，蹲在夜色里策动着什么阴谋。猫王绕着一个大沙丘转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一脚踏空，栽进了一个雪坑，灌了一衣领雪，冷得他直抽凉气。

“快来，喂——”道钉在远处轻声地吆喝。

猫王侧耳辨别了一下方向，朝沙丘的左侧跑去。从道钉的声音判断，他发现了秘密。

“你们他妈的快来呀！”道钉骂起来。

猫王在一个不起眼的沙丘下找到了道钉，沙丘边有个陡立的截面，截面是用雪块砌起来的，上边盖了一层雪粉，道钉把雪块扒开，里边是个挖空的洞。道钉伸手往里探了探，里边老大呢，味美思从兜里摸出盒火柴，第一个跳进了洞里。

“信号灯你看着点动静。”猫王说。

“行啊，有好吃的别忘了我就行。”信号灯说。

“你得藏起来，要是让他们堵住，我们可就没命了。”猫王说。

“放心吧，我到那堆雪后边躲着。”信号灯说着跑开了。

猫王低头钻进了洞。味美思已经在里边点燃了一块纸片，摇曳的火把洞里活的影子和死的影子都映得高大无比。这个洞能装下个火车头，可里边装的是清一色的外烟。四四方方的码成垛，恐怕两卡车也拉不下。

“妈的，这么多的烟，就是没酒。”味美思说。

“这些烟可能挣大钱啦。”猫王说。

“要是咱们的嘛，往后就不用愁吃饭啦。”道钉感慨地说。

味美思擎着手中的火，猫王和道钉跟在他后边，他们绕着外烟慢慢地走。这对他们可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猫王觉得脚下被绊了一下，低头看见地上铺着一摞草垫子，显然这里有人守着。草垫子边上放着一只很精致的纸箱，猫王伸手打开，里边全是吃的东西。方便面、香肠、点心、烧鸡，还有半瓶五粮液。

“天呐，有这么多好东西吃，咋不让我来打更？”味美思伸手抓起一袋方便面，刚要吃，转头用可怜的目光征求猫王的意见。

“嗨，你还客气上了。”猫王笑着，也抓起一袋方便面。

“我看，这只箱子留在这，不可惜了吗？干脆，咱们抬回去。”道钉伸手把猫王和味美思手上的方便面拽下来。

他们出了洞，又把洞口用雪块砌好，然后抬着装满食品的箱子往回跑。这箱子里足有 20 斤的食物。道钉和味美思边跑边发出狼嚎般的怪叫。

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到防空洞，很快就吃掉了一只烧鸡、一袋香肠和五袋方便面。这是一座被人遗忘了的防空洞，许多年前，这座城市的地下差点被人掏空，现在这些洞派不上用场了，没有战争，往地下钻干什么？洞口是铁路俱乐部堆满报废布景片的后院儿，在一堆胶合板做的景片下边，打开一块锈蚀的钢板，往下走十五个台阶向左拐，再走二十八个台阶向右拐，就到这了，其实这只是防空洞的入口，里边被钢筋水泥的大门牢牢封着，这个空间像俱乐部的前厅，冬暖夏凉，一只挺大的道具箱放在地中央，当了桌子，道具箱上放着一盏滋滋作响的瓦斯灯，墙上用大米饭粒粘满了电影明星的笑脸和各种各样的画儿。地上扔着几天没扫的垃圾，由于通风不好，洞里有一股难闻的霉烂味儿。

“哈哈，哈哈！”味美思摇晃着手中的空酒瓶。

“可惜，那些烟不能吃。”猫王说。

“咱可以搬两箱，便宜点卖给烟贩子。”道钉说。

“对对，我就认识一个卖烟的爷爷。”狗子津津有味地咬着一只鸡腿。

“妈的，咱们别让这半瓶酒灌晕了，冻了这么长时间，

可不是单为这点吃的，咱们得治治邹大脚，报案去，谁跟我报案去！”猫王叫起来。

谁也没想到猫王会来这手，大家一下愣住了。

“怎么，邹大脚收拾咱们的时候，你们都忘了？”猫王看着大家说。

“我觉得没啥意思，咱也得不着实惠，报了案，他们能管咱们一顿吃喝？”信号灯说。

“咱们这不吃了吗？”猫王说。

“我也觉得不合算。”味美思说。

“没他妈的骨气，几块肉一口酒就能堵住你们的嘴巴，道钉，你跟我去。”猫王说。

“去是可以去，咱为了啥？”道钉皱着眉头。

“为啥？啥也不为。”猫王说着，扭头朝防空洞外走去。

二 抓坏蛋挺惊险

猫王带着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德金朝站西那片沙丘走去。紧跟在他们后边的是一个班全副武装的刑警战士。走到报废的停车场，李德金朝后边摆了摆手，那些战士在淡淡的灯光中消失了。猫王身上忽然掠过一阵即将复仇的快感。他的心狂跳着，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手在微微发抖。邹大脚也许会在监狱里呆上几年，如果能呆上五年，猫王就长大了，那时他就可以在这个车站与邹大脚平起平坐，再不受他的欺侮。他更希望这里出现一场混战，邹大脚被乱枪打死。复仇这个欲念已经像个钉子，牢牢地嵌在了他的心里，他常感到那个地方隐隐作痛。

“赵晓，还记得那个沙洞吗？”李德金边走边问。

猫王愣了一下，这才想起自己那个遥远的名字，忙说：“还是叫猫王吧，要不我还以为是哪个大经理的名字呢。就在前边，瞧，那个大沙堆的后边就是。”

“邹大脚和谁倒来的烟？”李德金说。

“这我哪知道。”猫王摇头。

“你是这个车站的灵通人士啊。”李德金说。

“我可差远了，还是你们厉害，谁的事儿都知道。”猫王说。

猫王带李德金钻进沙洞，绕着那堆香烟转了一圈儿，猫王在李德金的手电光下，显出一种自豪感，他很为自己的发现得意。他至今记得两年前，李德金把他从邹大脚的拳脚下救出来的情景，他被打得满脸是血，多亏了李德金，要不也许会被打死。出了沙洞，猫王把雪块重新砌好，他没戴手套，不住地往手上呵气。李德金打开报话机。

“王班长吗？我们围着这个沙洞安排埋伏，最好把他们全堵在沙洞里，人赃俱获。”李德金说。

“我明白了。”班长的话在报话机里响起来。

猫王跟着李德金朝沙场的西边走去，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出了沙场，看看四周，一截断墙，一堆枕木，他们就蹲在了断墙下边。从这里望出去，沙场那边已经浮出了一弯上弦月，月亮斜在那些高高低低的沙丘间，映出明明暗暗的一片。猫王觉得很冷，他使劲地跺着脚，把手缩进袖子里，他的棉袄太肥了，冷风从衣服下边长驱直入，他不住地把棉袄裹紧，再用两只胳膊夹住，可一活动马上就又松开了。

“你能不能不动？”李德金说。

“不动，也能。就是太冷。”猫王说。